

(加) 约翰·萨瓦茨基 著
朱恩涛 李惠明 译

加拿大特工史

群 众 出 版 社

加拿大特工史

(加) 约翰·萨瓦茨基 著
朱恩涛 李惠明 译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MEN IN THE SHADOWS
THE RCMP SECURITY SERVICE

本书根据加拿大Doubleday Canada Limited 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版译出

加 拿 大 特 工 史

(加) 约翰·萨瓦茨基 著

朱恩涛 李惠明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29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 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60

定价：2.00元

印数：00001——8000册

(内部发行)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约翰·萨瓦茨基是《温哥华太阳报》的专职记者，一九七五年任该报驻渥太华特派记者。他的关于骑警闯入魁北克自由新闻社的调查，引发了一场公众的论争，使他赢得了一九七六年的米切纳奖。

约翰·萨瓦茨基追溯了保安处的起源，描述了一九四五年古曾科叛逃事件后保安处的发展，介绍了保安处参与违法活动的情况和皇家骑警队反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诸如对非友好国家使馆的监听和对侦察对象的跟踪，保安处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密切关系，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警方对同性恋的追踪，三十五年来主要间谍案件，特五科（非法活动组）的崛起，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肮脏勾当。

由于作者的立场所限，本书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希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

前 言

有关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保安处的著述甚少。确实已出版了很多本介绍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书籍，有些书也涉及到保安处的一些情况，但当我撰写这篇前言时，还没有一本专门介绍保安处的书问世。当保安处的违法行为被揭露以后，新闻界就把保安处看作一个新的报道专题。但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仅仅是零零星星地披露一些内幕消息而已。公众并不比以前更了解保安处的情况。本书试图对保安处的机构进行探究，而不是介绍保安处的全面情况，因为那是不可能的。非法活动确是需要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将详细记述），但并不是本书的唯一内容。

我有意不谈两个官方委员会——渥太华的麦克唐纳皇家委员会和魁北克的基布尔委员会——对保安处进行的调查。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故意不参加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听证会（只有一次例外），不参阅有关听证会的文本。近几年来，报纸上刊登的通栏大字标题的消息都取自这两个委员会的材料。我认为需要开辟新的更为广泛的消息来源。我希望在这方面能有点贡献，从而促使我的新闻界同行能较少地采用官方批准发表的消息，更多地依靠独立调查所获得的材料。

我从不指望我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保安处是加拿大最机密的机关之一。老的剪报资料和其它公开发表的材料仅有部分能采用，皇家骑警队和联邦政府又拒不让我参阅现存

文件，因此我的研究资料主要是由保安和情报部门的人员提供的。我不止一次穿越整个加拿大，访问保安处的现职和退休人员以及其它有关人员。被访问的人员积极提供有关情况，对此使我十分惊喜。在某种程度上，我的采访任务比预先想象的要容易些。所获得的新材料比我所预期的最大数量还要多。从事安全情报工作的老手们讲述了以前从未对人谈过的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由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所养成的保密习惯，他们并没有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然而大量被禁止发表的材料总算被揭露出来了。

我的调研工作很快使我认识到，要了解保安处就需要研究这个机构的起源，追溯多年来决定该机构规模和发展方向的各种事件。只有研究保安处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和有关事件，才能了解保安处后来所采取的行动。从保安处的角度来研究冷战史是非常有趣的。

在描述保安处的发展史时，我只介绍情况，不加评论，让读者自己去做出结论。我并不掩饰在本书中渗透了我的观点和倾向性，尽管很多观点也是材料提供人的观点。不管怎么样，我力求做到公正地介绍有关情况。

本书对保安处既予以褒扬，也进行批评。遗憾的是批评多于褒扬。其原因有两条，保安处既是被告又是受害者。首先，在我的调研工作中，尽管我百般请求，皇家骑警队还是拒绝与我合作。诚然，一个保安机关确实有受法律保护的机密，但在不泄露机密的情况下，它仍然可以向外界介绍很多情况。事实上，保安处认为需要保密的材料，只是一般性资料，早已被俄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所知晓。因此受损失的还是加拿大公众（公众为保安处提供经费，但经费数目却还是

保密的)。正如在“致谢”中已经指出的，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曾允许我与研究皇家骑警队发展史的专家会面，但最后皇家骑警队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强调自己的功绩并反驳本书中所提出的批评。

第二个原因涉及到安全情报机关的性质，艾伦·杜勒斯对此曾做过精辟而又绝妙的概括：“干这行工作，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杜勒斯曾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员，但他的观点却同样适用于反谍报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外界攻击保安处时，不管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还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工作者，都不能说明真相，这是很不幸的。实际上还有第三个原因，这与新闻工作的缺陷有关。本书和本书作者也不例外，至少在原则上没有例外。我可能夸大了保安处的缺点，低估了它的长处，但究竟是不是这样也不能肯定。保安处的多数成员和其它单位的人员一样，也具有诚实和献身的品质，对此本书没有提及。这些品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应该具有的。幸运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一旦他们不在时，人们就能承认并谈及他们的这些基本品质。保安处人员是完全具备这些品质的，但仅仅承认这一点对保安处来说还是有些不公平。我希望本文至少可以部分修正某些不公平的观点。

我试图不去刻板地描绘保安处的人员，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描写保安处一般成员的缘故。一个普通的保安人员和一个普通的加拿大人没有什么两样，虽然保安处多数成员都持保守的政治观点，这是他们的几个刻板特点之一。但使我感到吃惊的一点是，保安处人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个性。一些人确实是天才，他们的才能超出了专业工作对他们的要求，另

外一些人是不称职的，这种情况在任何单位都一样。

在此我必须郑重声明，本书并不全面介绍加拿大的保安和情报机构，只是介绍这个庞大组织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保安处。现由国防部管辖的通讯总局本书只是略微提及，一笔带过。尽管国防部担负着重大的保安和情报任务，本书并未涉及该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虽然书中有一章专门介绍外交部的情况，但丝毫没有透露该部的保安和情报方面的情况。同样涉及到交通部和后勤部（很少有人知道后勤部设有庞大的保安机构）的情况，也是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提及。省略的还有总检察长办公厅属下的警察保安和计划分析组，仅在脚注中提及。所有这些机构都需进行深入调查，也许他人会承担这些必要的研究工作，但本书就不能问津了。本书的三百多页篇幅，仅是介绍保安处都不够用。

致 谢

我非常感谢在撰写本书的准备过程中给予帮助的各位人士，但对其中大多数人却不能公开致谢，对此作者深表歉意。书中所选用的资料主要是由那些身份仍需保密的人员提供的。几十位理应受到酬谢的人士不能承受谢意，实为憾事，因为没有他们的协助，本书根本写不成。

值得庆幸的是，有几笔债务我可以公开偿还。我要感谢《温哥华太阳报》常务编辑布鲁斯·拉森给我一段写作假，当假期满时又慷慨地予以续假。原《温哥华太阳报》驻渥太华分社的两位主任编辑马乔里·尼科尔斯和帕特里克·内格尔，以及鼓励我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的阿伦·福瑟林厄姆，也都做出了不便颂扬但却十分有益的贡献。

我应该正式感谢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一位雇员。皇家骑警队对本书的唯一贡献就是允许我采访骑警队的特工史专家斯坦·霍拉尔。他是个内行，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一直予以协助。由于他的帮助，本书的“起始阶段”这一章变得更为有趣，也更符合事实。

渥太华国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我一直予以帮助，使我能充分利用那里的图书。特别幸运的是，天才的玛丽·拉索维克作为我的主要助手，协助进行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得到了朱迪思·吉布森和克里斯廷·赫恩的帮助，后者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一般研究工作者。

我的经费有限，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到处采访，是因为得到了朋友和家人的援助，我得到了布赖恩·卡普勒、亚历克斯·肖、罗德·米克尔伯格、简·奥布赖恩、里克·莫里森、约翰·特威格、杜格·赖利、阿黛尔·阿明·赖利、J·阿明、玛尔塔·阿明、约克·弗格森以及我父母亲的一贯支持。

作者都慥头与编辑打交道，但是当我的研究和写作任务不能按期完成时，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加拿大道布尔戴出版社的贝蒂·科森总是通情达理的。斯蒂芬·威廉斯在克拉克·欧文出版社任高级编辑时对我支持很大，使我从安大略艺术委员会那里得到了最初的经济援助。威廉斯离开以后，克拉克·欧文出版社的兴趣就减退了。

最后我特别感谢《温哥华太阳报》的国内版编辑拉里·埃姆里克。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没有他始终如一的热情支持，我根本不可能着手撰写这本书。

前 言

有关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保安处的著述甚少。确实已出版了很多本介绍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书籍，有些书也涉及到保安处的一些情况，但当我撰写这篇前言时，还没有一本专门介绍保安处的书问世。当保安处的违法行为被揭露以后，新闻界就把保安处看作一个新的报道专题。但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仅仅是零零星星地披露一些内幕消息而已。公众并不比以前更了解保安处的情况。本书试图对保安处的机构进行探究，而不是介绍保安处的全面情况，因为那是不可能的。非法活动确是需要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将详细记述），但并不是本书的唯一内容。

我有意不谈两个官方委员会——渥太华的麦克唐纳皇家委员会和魁北克的基布尔委员会——对保安处进行的调查。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故意不参加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听证会（只有一次例外），不参阅有关听证会的文本。近几年来，报纸上刊登的通栏大字标题的消息都取自这两个委员会的材料。我认为需要开辟新的更为广泛的消息来源。我希望在这方面能有点贡献，从而促使我的新闻界同行能较少地采用官方批准发表的消息，更多地依靠独立调查所获得的材料。

我从不指望我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保安处是加拿大最机密的机关之一。老的剪报资料和其它公开发表的材料仅有部分能采用，皇家骑警队和联邦政府又拒不让我参阅现存

文件，因此我的研究资料主要是由保安和情报部门的人员提供的。我不止一次穿越整个加拿大，访问保安处的现职和退休人员以及其它有关人员。被访问的人员积极提供有关情况，对此使我十分惊喜。在某种程度上，我的采访任务比预先想象的要容易些。所获得的新材料比我所预期的最大数量还要多。从事安全情报工作的老手们讲述了以前从未对人谈过的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由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所养成的保密习惯，他们并没有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然而大量被禁止发表的材料总算被揭露出来了。

我的调研工作很快使我认识到，要了解保安处就需要研究这个机构的起源，追溯多年来决定该机构规模和发展方向的各种事件。只有研究保安处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和有关事件，才能了解保安处后来所采取的行动。从保安处的角度来研究冷战史是非常有趣的。

在描述保安处的发展史时，我只介绍情况，不加评论，让读者自己去做出结论。我并不掩饰在本书中渗透了我的观点和倾向性，尽管很多观点也是材料提供人的观点。不管怎么样，我力求做到公正地介绍有关情况。

本书对保安处既予以褒扬，也进行批评。遗憾的是批评多于褒扬。其原因有两条，保安处既是被告又是受害者。首先，在我的调研工作中，尽管我百般请求，皇家骑警队还是拒绝与我合作。诚然，一个保安机关确实有受法律保护的机密，但在不泄露机密的情况下，它仍然可以向外界介绍很多情况。事实上，保安处认为需要保密的材料，只是一般性资料，早已被俄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所知晓。因此受损失的还是加拿大公众（公众为保安处提供经费，但经费数目却还是

保密的)。正如在“致谢”中已经指出的，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曾允许我与研究皇家骑警队发展史的专家会面，但最后皇家骑警队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强调自己的功绩并反驳本书中所提出的批评。

第二个原因涉及到安全情报机关的性质，艾伦·杜勒斯对此曾做过精辟而又绝妙的概括：“干这行工作，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杜勒斯曾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员，但他的观点却同样适用于反谍报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外界攻击保安处时，不管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还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工作者，都不能说明真相，这是很不幸的。实际上还有第三个原因，这与新闻工作的缺陷有关。本书和本书作者也不例外，至少在原则上没有例外。我可能夸大了保安处的缺点，低估了它的长处，但究竟是不是这样也不能肯定。保安处的多数成员和其它单位的人员一样，也具有诚实和献身的品质，对此本书没有提及。这些品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应该具有的。幸运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一旦他们不在时，人们就能承认并谈及他们的这些基本品质。保安处人员是完全具备这些品质的，但仅仅承认这一点对保安处来说还是有些不公平。我希望本文至少可以部分修正某些不公平的观点。

我试图不去刻板地描绘保安处的人员，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描写保安处一般成员的缘故。一个普通的保安人员和一个普通的加拿大人没有什么两样，虽然保安处多数成员都持保守的政治观点，这是他们的几个刻板特点之一。但使我感到吃惊的一点是，保安处人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个性。一些人确实是天才，他们的才能超出了专业工作对他们的要求，另

外一些人是不称职的，这种情况在任何单位都一样。

在此我必须郑重声明，本书并不全面介绍加拿大的保安和情报机构，只是介绍这个庞大组织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保安处。现由国防部管辖的通讯总局本书只是略微提及，一笔带过。尽管国防部担负着重大的保安和情报任务，本书并未涉及该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虽然书中有一章专门介绍外交部的情况，但丝毫没有透露该部的保安和情报方面的情况。同样涉及到交通部和后勤部（很少有人知道后勤部设有庞大的保安机构）的情况，也是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提及。省略的还有总检察长办公厅属下的警察保安和计划分析组，仅在脚注中提及。所有这些机构都需进行深入调查，也许他人会承担这些必要的研究工作，但本书就不能问津了。本书的三百多页篇幅，仅是介绍保安处都不够用。

致 谢

我非常感谢在撰写本书的准备过程中给予帮助的各位人士，但对其中大多数人却不能公开致谢，对此作者深表歉意。书中所选用的资料主要是由那些身份仍需保密的人员提供的。几十位理应受到酬谢的人士不能承受谢意，实为憾事，因为没有他们的协助，本书根本写不成。

值得庆幸的是，有几笔债务我可以公开偿还。我要感谢《温哥华太阳报》常务编辑布鲁斯·拉森给我一段写作假，当假期满时又慷慨地予以续假。原《温哥华太阳报》驻渥太华分社的两位主任编辑马乔里·尼科尔斯和帕特里克·内格尔，以及鼓励我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的阿伦·福瑟林厄姆，也都做出了不便颂扬但却十分有益的贡献。

我应该正式感谢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一位雇员。皇家骑警队对本书的唯一贡献就是允许我采访骑警队的特工史专家斯坦·霍拉尔。他是个内行，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一直予以协助。由于他的帮助，本书的“起始阶段”这一章变得更为有趣，也更符合事实。

渥太华国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我一直予以帮助，使我能充分利用那里的图书。特别幸运的是，天才的玛丽·拉索维克作为我的主要助手，协助进行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得到了朱迪思·吉布森和克里斯廷·赫恩的帮助，后者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一般研究工作者。

我的经费有限，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到处采访，是因为得到了朋友和家人的援助，我得到了布赖恩·卡普勒、亚历克斯·肖、罗德·米克尔伯格、简·奥布赖恩、里克·莫里森、约翰·特威格、杜格·赖利、阿黛尔·阿明·赖利、J·阿明、玛尔塔·阿明、约克·弗格森以及我父母亲的一贯支持。

作者都慥头与编辑打交道，但是当我的研究和写作任务不能按期完成时，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加拿大道布尔戴出版社的贝蒂·科森总是通情达理的。斯蒂芬·威廉斯在克拉克·欧文出版社任高级编辑时对我支持很大，使我从安大略艺术委员会那里得到了最初的经济援助。威廉斯离开以后，克拉克·欧文出版社的兴趣就减退了。

最后我特别感谢《温哥华太阳报》的国内版编辑拉里·埃姆里克。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没有他始终如一的热情支持，我根本不可能着手撰写这本书。

目 录

前 言	(1)
致 谢	(1)
第 一 章 国际反谍网	(1)
第 二 章 隐身人	(21)
第 三 章 监视队	(34)
第 四 章 肮脏勾当	(49)
第 五 章 起始阶段	(64)
第 六 章 古曾科叛逃	(81)
第 七 章 棘手问题与日俱增	(104)
第 八 章 分家的斗争 (一)	(120)
第 九 章 捉拿共产党	(128)
第 十 章 消除同性恋者	(143)
第十一章 男同性恋测谎机	(153)
第十二章 内部争执	(159)
第十三章 反克格勃	(175)
第十四章 其它国家的间谍活动	(195)
第十五章 分家的斗争 (二)	(216)
第十六章 整自己人	(230)
第十七章 五月造反	(259)
第十八章 火腿行动	(269)
第十九章 特五科的崛起	(285)